

贵州上古政区沿革研究

覃雨甘 著

2002年2月·贵阳

贵州上古政区沿革研究

覃雨甘 著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覃雨甘, 名兆澍, 男, 汉族, 1919 年 1 月生, 贵阳人, 毕业于旧中央政治大学, 贵阳三中退休历史教师, 是贵州省史学会会员, 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名誉理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覃雨甘老师响应党的科教兴国号召, 勤于钻研, 对人文古地理学书籍《水经注》作了多年研究。著有《两汉三国贵州历史研究》等书和《贵州河流古今名称研究的》、《也谈夜郎国国土的寻找方法》等文。今又大半弄清楚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贵州郡县所在地情况。

覃雨甘通信处: 贵阳市大营路 223 号 1 栋 3-2 号。

邮 编: 550004

电 话: 6774675

目 录

作者简介	(1)
前 言	(4)
贵州上古政区沿革研究	(5)
第一篇 贵州河流古今名称对照	(6)
第二篇 贵州今水经	(19)
第三篇 江州辰阳迁陵三县沿革	(26)
第四篇 汉代贵州北部五县沿革	(38)
第五篇 且兰国的上古沿革	(65)
第六篇 谈指母斂定周增食沿革	(88)
第七篇 夜郎国土上的郡县沿革	(109)
第八篇 综合认识	(132)
后 记	(142)
两晋南北朝的贵州郡县研究	(143)
自 序	(144)
第一章 本书的写作原理	(145)
第二章 晋朝和李成贵州郡县	(148)
第三章 刘宋的贵州郡县	(159)
第四章 齐朝贵州各县	(171)
第五章 梁朝的贵州郡县	(179)
第六章 北周贵州郡县	(187)
澍水村异言	(189)
写在前面	(190)

鬼方在何方·····	(193)
春秋时有无牂柯国·····	(210)
濮普国且兰国和且兰县·····	(223)
替且兰国恢复原貌·····	(240)
在且兰国地上怎可建夜郎文化园·····	(242)
夜郎国是云南省的古国·····	(244)
夜郎国历史可否作定论了·····	(251)
夜郎国究是什么样的国家·····	(283)
奇怪!今天还在打探夜郎国秘密·····	(289)
贵州地下文物名称可否另议·····	(291)
什么文化才是贵州古代文化·····	(305)
贵州青铜文化可否改变结论·····	(310)
宁谷遗址究是什么遗址·····	(316)
有些夜郎考古论文可否让人评说·····	(319)
向个别考古之士建言献策·····	(326)
古国疆域应由上古文献去划定·····	(330)
猜想怎能充当考古学·····	(333)
《贵州古代史·战国时期的夜郎》有何不当·····	(338)
评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的校点工作·····	(342)
贵州城为什么要谐音贵筑·····	(349)
再言贵阳称筑的真实原因·····	(355)
《夜郎寻迹展》是在引人误入歧途·····	(359)
《巢经巢稿·牂柯十六县问答》之错误·····	(365)
《贞定遗集·都匀府地理考》的错误·····	(374)
驳《安顺府地·夜郎本末》·····	(383)

前 言

《贵州上古政区沿革研究》一书，写成于1960年，到1993年才由亲朋、好友用油印刊出，分发给一些有关的学术单位和亲朋好友。当时的《资料准印证》是“黔新出(93)内字第27号”，所以该书我是享有著作权的。

由于数量不多(只140本)，有些人也不爱看油印本，故影响不大，反馈不多，若不重印，就算“佚书”了，今再付梓，仍是想她能“流传”下去。

在解放以前，我也见到和听到《历史地理学》这个名词。但只见到一些城市考证和街道变迁一类的短文，未读到大部头的正规书籍和其代表作。因此，我也无从学起，即是莫法师承。

又觉“历史、地理”二词联在一起，也不算一流的好名称，个人才私自使用《人文古地理学》这个名称，但个人才疏学浅，又写不出其《原理》来，只好观望，等待了。

到1960年，我生肿病时期，惟恐生命不保，乃简单地写出《贵州上古政区沿革研究》一书。以免我前二十年阅读《水经注》的心血付之东流，但我是个无名小卒，人微、言轻。作品虽已写出，也不敢“示众”。

改革开放后，乃将她油印成书，既成“书”，也就幸运了。

今天既是“重印”，应当“原封不动”保存其旧貌。否则就无“纪念”意义了。但有少数地方也加入新材料，请原谅。

学人君子：若能斧正，我是欢迎的。

作者覃雨甘

补叙于澍水村

贵州上古政区沿革研究

第一篇 贵州河流古今名称对照

若要恢复贵州上古史的本来面目,必先摸清贵州上古政区的真实地点,若要摸清贵州上古政区的真实地点,须先读懂《水经》与《水经注》。要读通《经》、《注》,须先明白贵州河流古今名称的异同。贵州河流古今名称若掌握住了,《经》、《注》也就被你读通了。若读懂了,贵州上古历史也就被掌握住了。

但自南北朝的陈朝起,即自公元五五七年起,到南宋末期止,即至公元一二七九年止、历时长达七百二十多年,没有类似《水经》的新的文献出现,所以今天使用的河流名称是如何来的,这一新课题就没有适当的答案。也无法解答。因为自陈朝以后中央王朝已管不到贵州。后来虽在某一短暂时期内名义上归附中央王朝,实际上却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在分别统治着贵州。贵州的少数民族有的又没有文字,当然不会有河流名称变异的记录。中央王朝的流官因为没有安置在贵州,当然也不会有河流名称变动的记述。后世有的《州郡志》和《地理志》虽然载有一些政区名称,但又不载所在地河流名称,致使这些政区的位置多难考查。所以这些政区的河流名称今已无可考证。

到了元朝,中央的流官又开始设在贵州。但记述河流名称的文献仍不够多,对照困难。

汉人在明朝才大量移入贵州,河名才依汉人的呼叫而闻名于人们的口耳之中,但明代亦缺少河流名称的有关记录。

到了清朝,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出现了,对贵州河流古今名称才有所解释,这是一件好事。但它对贵州河流名称的对照

仍没有全部的解决,而且错误不少。古今名称对照仍有困难。

民国时代的杨守敬又作《水经注疏》,也只解决一部分问题,并没有完全正确解决问题。

二者对《水经注》的诠释方法多是凭臆断立论,并非都有据可依,所以其中有一部分有价值,有一部分仍是错误的,归根到底,是他们对《水经注》研究不深入细致。

清朝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有一些功绩,清朝的《水经注图》解决的问题不少。比前述《水经流疏》要精确得多。但它们都有不全面和不正确之处。说明白一点,它们仍是凭籍一点不彻底的地理知识,在作主观论断,没有真正全面正确地解决问题。

这就说明:自公元五五七年起,到公元一七五五年(乾隆十九年)赵一清写成《水经注释》止,这一千一百九十八年中的河流名称是没有根据可查的。本文只好将它当作空白去处理了。

我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水经注》的一点心得,写成此篇,如果读者认为正确,也算是我作出的一点贡献吧。若有不正确之处,欢迎有识者指正。

一、古今名称相同和音近的河流

《水经注》中的沅水今仍名沅江,可以说名称未变。它从战国时起,名存二千余年,是一很好的历史见证和地理见证。

旁沟水和无水即是沅水上游二支流的古名,今沅江上游的两大源头又是清水江和潯水。可知贵州东部的清水江古名旁沟水,镇远的舞阳河,下游的舞水是古之无水。潯,无二字音近。虽字形不同,也知潯水即是无水。

开阳瓮安间的清水江,因不属于沅江水系。虽然也叫清水江,并不能算旁沟水。

铜仁锦江下游在湖南境的一段今仍名辰水,可知锦江在古代只有辰水一个名称。

松桃县是酉水流域的县分。古之酉水今仍名酉水,何待诠叙?今酉水上游已另名北河(一作白河)。是何时叫北河的,无从查考。因是小问题,可以不论。

酉水又被阡驷呼为受水,但少有人使用其名。

贵州六冲河、同川、黔间的乌江古名延江水。

乌江的支流正安的芙蓉江,是古代真正的涪陵水。涪,今还留有一个芙字的音可证。

由于有涪陵水流入延江水的下游,所以乌江下游又有涪陵水之别名。今四川乌江江口还有涪陵市可证。但这属于误称,以后不可以呼乌江下游为涪陵水。

既知它是别名,可知乌江正名是延江水。

赤水河流域今尚有习水县名。可知《水经》中的习部水当然是指赤水河了。

赤水河的支流,在今合江、赤水、习水县境的小溪也叫习水河,这是误解《水经》中的习部水(赤水河)而新取的名字,所以今天不可误习水河是古习部水。

小溪习水河是何时才叫的习水河的,就不必追问了。

民国时期的黔西、金沙二县北部的鸭池河支流耳海河仍名安落河,可知在南齐时期,赤水名安乐水。

《水经注》只知有安乐水,不知再古的《水经》呼它名习部水。所以《水经注》说:“其习部之水,所未闻也,或是水之殊目(别名),非所究也。”

由此可见:南齐时安乐水,在汉代确实名习部水。南齐时之安乐县,就是汉代的符县。朝代不同,县名水名才变了名字。

《水经注》说：“刘禅建兴三年(公元二二五年)设温县(一作宛温县)。”南盘江之所以名温水，与温县之名是互为因果的。

为什么温水今又叫南盘江？这和古之盘江有关。如《水经注》说：“叶榆水东，与盘江合。盘水，出律高县(今云南弥勒县)东南盘町山(今翠微山)。盘水北(流)，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中)，战于盘东是也。”可见盘江是根据三国时的称呼而说的。

温水与盘水其实是南盘江一条河，不应说“盘水出律高县盘町山”，只宜说“温水自律高县盘町山以下又名盘水或盘江。”

另外，叶榆水也不在盘江流域。今弥勒县的甸河古代也不叫叶榆水。这是后世传抄《水经注》时窜乱了文字段落出现的差错。读者应注意及此。

至于北盘江为什么又用盘字？就是无头公案了。

其实，南盘江应名西盘江，北盘江应称东盘江才合于地理方位。但自明、清以来已叫成习惯，虽不科学，也无关大雅，不必更正了。

另外，以科学推理，还可知今日河流的古代名称，下面各章即分述其名。

二、依水流顺序可知的古时名称

如前述之古涪陵水(今芙蓉江)虽是延江水之枝津(支流)，但延江下游著名的枝津有二，不只涪陵一水。是如何定在芙蓉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水经注》先叙更始水，故知四川酉阳县的唐昌河(今叫阿蓬河)是更始水。

《水经注》后写涪陵水，可知正安的芙蓉江是古之涪陵水。这是用上游、下游之区分法来确诊的。

至于务川的洪渡河，彭水的郁江，因其流程短，《水经注》没有说到是正常的。或曾写过，被后世传抄遗漏，也有可能。

贵阳的南明河，清镇的猫跳河，贵定的落北河《水经注》也没有写。不写原因可能有二：一、因其在且兰县境，而这个且兰县的东、西两部土地已写明了，中间自然属于且兰县，可以不写。二、是后世抄漏了。虽是一憾事，今已无法补写。

川、滇间的金沙江，古代名称和别名有数个，且有混同与错误。写作《水经注》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水经注》也在无可奈何地说：“……若水至犍道县。又谓之马湖江，而大度水绳水、淹水、孙水、泸水，随决入而纳通称。是以诸书记录群水，或言入若，又言入绳……一亦咸言至犍道入江。正是异水沿注，通为一津，更无别川可以当之。”

今天只能取其大意，去其与乐山市大渡河名称重复之河流不谈，单言川、滇间金沙江东岸的与贵州古政区有关的支流的古名字。

云南之以礼河，古代没有记载。堂琅县在此流域。

泸津水应是以礼河注入的一段金沙江的本名。

云南的牛栏河，古名涂水。牛栏河注入的一段金沙江古名泸江水。朱提县在牛栏河下游，牧靡县在牛栏河中上游。

今之横江，应是古之符黑水（简称黑水）。因为自牛栏河口的朱提县，到江水合流处的犍道（县名，今宜宾市）要经过黑水（即符黑水，今本《水经注》漏一符字）。由此可知，今横江在古代确实是符黑水。

《水经注》误说“江水（四川长江）与符黑水合”，应改为：“符黑水又与绳水（金沙江）合”。因符黑水是支流，绳水是正

流。

四川之南江，应是古之大涉水。《水经注》曾说：“大涉水出南广县，北流，至夔道(县)入江。(入江处)谓之南广口。”南江口今仍名南广镇，可资证明。

南广河口因是夔道(县)地，故云：“至夔道入江”。

又，《水经注》先叙符黑水，可知符黑水在上游(金沙江流域)，即在西方。后述大涉水，可知大涉水在下游(长江流域)。即在东方。

又大涉水不注入符黑水，但两条河口相距很近，可知《水经注》误以为“入符黑水”。今若改正，就符合水流实际了。

江水，是整条长江的专有名称，简称江，又叫大江，这是学术界共知的，是应该明确的。

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之正源，所以岷江也称江水；又曰大江，今天仍应从此说。

江水(岷江)与绳水(金沙江)在夔道(县)合流、可知今之宜宾，古代确名夔道。

《水经注》中“江水迳(经)汉安县北”一句，应写在“绵水至江阳县方山下入江”一句之前。

江水不流经汉安县北，则知汉安县不在今永宁河流域。应在绵水流域。但永宁河没有古名称，因其是条小溪。

《水经注》又说：“洛水(沱江)又迳汉安县，谓之绵水也。”既然此处才有汉安县地，可见沱江中游东岸，古代乃属于汉安县。如此，知沱江中下游才叫绵水，于此也可弄清楚了。

后世曾设绵水县，同江阳县并存，可知绵水县在沱江东岸，江阳县在沱江下游之西岸。

《水经》说：“江水又东，过符县北，习部水注之。”故知今赤

水河是古之习部水，今合江是古之符县。

此条文中“邪东南”三字，不可解，想是传抄时之笔误。古符县县治也可能在赤水河口西岸，故云：“其东南，习部水注之”。邪，可能是其字，也可能是“符县东郊”。

“江水又东北，至巴郡江州县，强水、涪水、岩渠水三水合，南流，注之。”原文“强水，即羌水”汉水，即（西）汉水、白水即（白）龙水，”实嘉陵江之三条源头，所以原文误为五水，今应改正。

既然岩渠水又名潜水、渝水“注入江水”，则知岩渠水正流古名渝水，又名潜水。就知今之重庆市和巴县及江北县是古江州县地了。

既然“江水又东，至枳县西，延江水（乌江）从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延江水当是今之乌江，枳县县城当在今涪陵市乌江口的东岸了。

汉代之周水（贵州都柳江）既然流入潭水（广西的融江），刚水（广西的龙江）又依次流入潭水（广西的柳江）。它们一先一后注入潭水，可证都柳江古代是周水，龙江古名刚水，从而得知：定周县在贵州都柳江流域，毋敛县在广西龙江流域。

可是，都柳江不是北盘江或红水河的尾闾，而是另一条河。所以存水或牂柯水不是“下注周水”。也不是存水与牂柯水之“变水名”。传抄《水经注》者于此有误差，应更正。

《水经注》不承认周水是潭水之正源，也是错误的，但属小事，没有妨害。

《水经注》叙述牂柯水（红水河上段）流域之支流时，既然先谈毋敛水，可知罗甸县的濛江古名毋敛水，后言驩水（一作欢水），可证平塘县的曹渡河古名驩水。

这两条河的河口同朱涯河河口相距很近,所以另一处谈到朱涯水时,就说朱涯水(广西布柳河)与驢水有关。

朱涯水和临尘县属于牂柯水(红水河上游)流域,不是广西郁江之支流,希学者不要误指。

三、以水流方向可知的古名称

云南宣威县南部的革香河是东北向流的河流,而豚水(不作邕水)又“东北流”,可知革香河古名豚水。

宣威北部的可渡河是东流之河,与豚水流向不同,可知可渡河古名存水。

云南罗平与贵州兴义间的黄泥河是东南向流的水,文象水也是“东南流”的水,可证黄泥河古名文象水。

文象水是流入温水(南盘江)之河流,不是流入郁水(红水河中下游)之河流,所以不该误写为“入郁水”,应写为“入温水”。

广西凌云县的布柳河是向东北流的河,而朱涯河是“东北流”,所以朱涯河是布柳河的古名称。

有些河流的流向已在前章说了,下面数章也还要叙述,本章不再重复。

四、用古政区可证的河流古名

既知今宜宾市古名犍道(县),而绳水(或马湖江)又“至犍道入江”,可知金沙江古代确名绳水,又叫淹水……。

岷江是流到犍道同绳水合流的水,可证岷江古代确名江水。同时也证实自犍道以下的长江古代也名江水。

豚水与牂柯水是北盘江的分段名称,存水是北盘江不分段的总名称。

豚、存二字音近，所以它们实系一条河的两个源头。

《水经注》是根据数种文献而写，没有统一名称，未写明何种文献叫豚水，何种文献叫存水，所以名称歧出，今若统一就好了。

《史记》“夜郎(国)临牂柯江”。应是“夜郎国临豚水(革香河)”之误。

“临牂柯江”是史马迁得之于唐蒙的耳闻，故有此误笔。今若去其传闻，真象就明了。

温水(南盘江)已有谈稿县，牂柯水(北盘江上段)又有谈稿县、显系重复。

整个《水经注》没有谈指县，而《汉书·地理志》有谈指县，故牂柯水流域应是谈指县，不是谈稿县。

北盘江自谈指县流到且兰县(北盘江中游的县分)一段已名牂柯江。故知谈指县在且兰县北，在夜郎县东。如此，谈指县在今水城南部。

汉代的夜郎县在宣威南部。晋代的夜郎县和谈指县同属夜郎郡。既同属一郡，两县土地必接壤。今水城与宣威是接壤的，故知谈指县在水城南部。

古本《华阳国志·南中志》“谈指县有不津江”。今由盘县、普安流到水城的小溪当是古之不津江了。不津江今名乌都河。

谈指县不在温水(南盘江)上游的曲靖市，曲靖没有较长的水溪，故知不津江不在谈稿县。

存水(可渡河)流域有存马县。存水从来就不流到云南的牛栏河流域的牧靡县去，故知“存水又迺牧靡县”是“又迺夜郎县东边”之误写。

既知豚水流经夜郎县一县，其下段牂柯水又流经谈指、且